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五

存編

盜類

宋李全

李全者、濰州北海農家子、同產兄弟三人、全銳頭蠭目、權譎善下人、以弓馬趫捷能運鐵槍、時號李鐵槍、元兵至山東、全母及其兄死焉、全與兄福聚衆數千、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千洋洋弟潭等咸附之、元兵退、金乃遣完顏霆塞山東行省、將花帽軍三千討之、敗安兒于闌頭淌水、斷其南路、安兒輕身走、卽

墨、金人梟其頭千金、舟人斬以獻安兒妹四娘子狡
悍善騎射、劉全收潰卒奉而統之、稱曰姑姑、衆尚萬
餘、掠食至磨旗山、全以其衆附陽氏、通焉、遂嫁之、全
合軍與霆戰、又敗、霆驍將張惠望見全、躍馬赴之、槍
及全若有縶其馬足而止者、全得收餘衆保東海、劉
全分軍駐崓上、霍儀攻沂州不下、霆自清河出徐州、
斬儀、潰其衆、彭義斌歸李全、霆卽李二措、賜姓完顏
惠、號賽張飛、燕趙俠士也、此數人者、出沒島嶼、寶貨山
委、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有沈鐸者、鎭江武鋒卒也、以
命盜敗山陽、誘致米商、斗米輒售數千倍、知楚州應純

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又說純之以歸銅錢爲名弛度淮之禁來者莫可遏安兒之未敗也有意歸宋招禮宋人定遠民季先者嘗爲大俠劉佑家廝養隨佑部綱客山陽安兒見而說之處以軍職安兒歿先至山陽覔緣鏵得見純之道豪傑願附之意時江淮制置李珏淮東安撫崔與之皆令純之沿江增戍恐不能禦乃命先爲機察諭義群豪敘復鏵爲武鋒軍副將辟楚州都監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攻金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忠皎合兵攻冦海州粮援不繼退屯東海全分兵襲破莒州克密州兒

福克青州時金人方困于敵張介從而招全授以兵馬衣以紅袍號紅襖軍嘉定十一年全聞金人愈窮蹙遂歸純之累戰功至副總管明年金主珣下詔招之全復書有云寧作江淮之鬼不爲金國之臣遂以輕兵往濰州遷其父母兄嫂之骨瘞于淮南以誓不復北向時山東已爲韃靼所破金不能有全遂下益都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時頻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敕珏及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於是有旨依武定軍生券例放錢粮萬五千人名忠義粮於

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湊漣水、鏵納之、全與劉全俱起羨心焉、已而全軍至漣水、遂季先白事楚城、取器甲金穀、議再攻海州、純之厚勞全金玉器用、及其下有差、全圍海州、金將守不下、合鄆單邳徐兵來援、全與戰于高橋、不勝、退守石秋、分兵襲宿州、是夕徙屯淮陰之龜山、時金人圍淮西、急帥司調全與先及石珪軍援盱眙、全亦欲自試、親往東海點軍赴之、遇金人于嘉山、戰小捷、先軍進駐天長、全進駐盱眙、鼎立以待金人、全至渦口、值金將盧鼓槌者將濟、全掩之、金兵溺淮者數千、與阿海戰于化陂湖

太捷殺金數將得其金牌追至曹家莊而還三國俱解全喪失亦衆阿海者金所謂四駙馬也全進逹州刺史金元帥張林以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十二州來歸始林心存宋未能逹會全還濰州上冢攄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己猶豫未納全約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歡謂得所托置酒爲結兄弟全旣得林要領附表奉十二州版籍以歸授林京東安撫進全京東總管劉慶福彭義斌皆爲統制增放二萬人錢粮徙屯楚州先是制置使賈涉以朝命

督戰、許殺金太子者、賞節度、殺親王者、承宣使、殺駙馬者、觀察使、全致所得金牌于涉云、殺四駙馬、所獲者、涉上于朝、乞如約賞之、故全有是受、而四駙馬實不少也、會大雨雪、淮冰合、全請于制府曰、每恨四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制府遣就盱眙與知盱眙劉琸議、琸集諸將、燕全皆青夏全、咸願以長槍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水傅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遥謂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如有備、引去十三年、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厓崓、嚴實求内

附拱與定約奉貢款至山陽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九州來歸涉再遣拱往諭配兵二千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楚州邗貽忠義萬餘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勢取東平可乎於是全合張林軍得數萬襲東平全以三千金銀

拱不能用淮水而金反決汶水

甲赤幟逐濠躍馬索戰時大暑全見城阻水矢石不能及乃與林夾汶水而砦中通浮梁來往一夕汶水溢漂大水斷浮梁全首尾幾絕蓋金人堰汶水而決之也詰旦金騎兵三百奄至全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軍未有所屬全求併將之客有請以附淮將者曰

使南將主北軍，則淮楚爲一，涉然之。且曰，李先在時，有三千虛籍，今當覈實，因可省費。全聞之，即獻計曰，全若朝將此軍，夕與覈除虛籍，因卑辭獻珍貝以自結，涉不能卻，遂以付全，翼日復命曰，初謂有虛額，昨夕細點萬五千人之外，尚溢十數名，涉始悟全見紿。他日議更遣幕屬點之，吏亟報全，全忽狀白涉，昨夕三鼓漣水告警云，金人萬餘在邳州，思漣水去邳咫尺，既無險阻，城壁復弊，一被攻劫，則直臨淮甸，罪在全矣。深夜不敢驚制使，已調七千人迎敵矣。涉知全詐，因寢點軍之議。全又白制府請　朝以劉全爲總

管駐揚州分數千兵從之而將其衆泛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逆之大合樂以饗之總領程覃迓爲主禮務誇北人以繁盛全請所押娼覃不與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

不逞

等一到始造舭艖所謀爭舟楫之利焉是年嚴實復以魏博等州降於元十四年金人將南來全請於淮欲與劉琸共圖泗州以伐其謀涉許之全軍至盱眙度淮攻兙泗州之西城入城布守琸徒盱眙芻粟以實之防城之具俱撤以徙爲必守之計未幾盧鼓槌

全大敗

來取西城全盛兵出戰大敗閉城自守明日復戰不

勝全遁歸資糧器械悉以委敵金人既陷鄭州宋將扈再興趙范及其弟葵邀擊于天長全隨行襲金人後謂而賀曰二監軍已立大功乞以餘寇付全追之然全追之不甚力亦以是進承宣使琸再取西城盧鼓槌背城力戰戒張惠必獲全不獲則斬惠數嘗敗全于山東而不能獲嗟歎曰天假此賊事未可量及聞盧鼓槌言自度進未必獲退復受戮即陳躍馬奔全壁棄所執兵請降全掖而起之相與歡甚不數日惠戲下數千人皆潛至全與惠歸請于制置司官之令自總一軍膠西當登萊寧海之衝百貨輻湊全使

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
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
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然後
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於張林林不能堪林財
計仰六鹽場福恃其弟有德于林又欲分其半林許
福忿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背恩耶待與都統提
兵取若頭爾林懼愬于制置司涉密召林戲下問之
福伏兵于途以伺林覺不遣於是林客說林歸元福
狼狽走楚州是時加全招信軍節度林猶遣涉書詆
全明已非叛涉以咨全全請為朝廷取之乃提帥駐

海州以追林、全攻林急、林走、全遂入青州、十六年、涉
劉農出郊、暮歸入門、忠義軍遮道、涉使人詣全妻楊
氏、楊氏馳出門佯怒忠義而揮之、道開、涉乃入城、自
是以疾求去甚力、五月被召、卒、全新置忠義軍籍、初
涉屯鎮江副使八千人于城中、翟朝宗統之、分帳前
忠義萬人屯五千城西、趙邦永高友統之、屯五千淮
陰、王暉及于潭統之、所以制北軍也、全數輕鎮江兵
且以利啗其統制陳選及趙興、使不為己患、惟忌帳
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過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
許、全每燕戲下、并召涉帳前將校、帳前亦願隸焉、然

未能合也及兵壽邁攝帥事全忽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過有攷請給無弊壽邁善而諾之全乃合帳前忠義悉籍之畫稅其單時人莫悟會許國自武胥換朝議大夫淮東安撫制置使命下先是國奉祠家食數言全必反欲領涉而代之召國奏事國疏全奸謀甚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謂也山陽恭幕徐晞稷雅意開閫及聞國用晞稷闕望乃騰國奏往釋以寄全全得報不樂元將李二措及邳州守致書於全欲附宋全戲下得之即以報全全喜遣

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已繼之二措納喜兒而因之全兵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勁弩備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全敗欲還楚州會濱棣有亂乃引兵趨山東十七年國之鎮楊氏郊迓國辭不見楊氏漸以歸國既視事廣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賚十裁七八全自山東致書于國國誇于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畧示威郎奔走不暇矣全因留青州國不能致全遣小吏致再書國喜曲加勞接即日真補承信郎冀結其心小吏曰小吏奉書而遽得命諸將校謂何不受歸語其徒以爲笑國見全無來期數

致厚餽邀全議事會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右知之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不恭制閫則曲在我今不討生欲以往見八月全上謁賓贄戒全曰節度當庭趨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為止全退怒曰庭恭亦常禮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勳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國之客章夢先主幕議慶福謁見夢先責客將令牖窺貌呰慶福

不能堪國以名馬十餘數遺全不受國因遣全侯其
充斥階庭何候移時而復卻之如是者半月卒不受
全欲往青州懼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也拜而
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爲禮因會席間出劄白事國
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
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彭義斌求
忠義將趙邦永來山東全爲白之國諾邦永乘間告
國曰邦永若去制使誰與處國曰我自能兵爾無過
慮邦永泣而辭之全遂往青州國集兩淮馬步軍十
三萬閱楚城之外以挫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留者

恐其圖已內自爲備寶慶元年湖州人潘甫與其徒弟丙壬起兵客告全黨于山陽全黨欲坐致成敗然其謀而不助之力甫歸陰勒部曲及聚販塩盜至千餘結束加北軍率衆揚言自山陽來擁立濟王時金國國之意已決遣劉慶福還楚城使爲亂武致楊氏畜二妾男子問指謂人曰此宗室也至語郡僚曰會令汝爲朝士潜約丙聯四軍相應忠義統領王文信有衆八百涉徒剌楊州強勇軍國之聚兵大閱文信在焉慶福與謀令歸襲揚州別遣將劫寶應事濟則揮衆渡江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等謀中輟止欲

快意於許國焉、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卽殺我、我豈文儒不知兵耶、夢玉懼禍及已、求檄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帥欲圖汝、兩爲自結之計、國晨起蒞事、忽露刃充庭、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額、流血蔽面、國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入賊、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縋城走、伏道堂中溺焉、時四川人姚翀通判青州、全家令還山陽、及漣水、而復止之、至是擁翀入城、與通判宋恭、竭犒南北軍、使歸營、自是慶福首殺夢先、以報貌嘒之辱、戒諸軍毋害苟夢玉家、護以五十兵

初國倚揚州强勇軍統制彭興及淮西親兵將趙社朱虎等為腹心至是首降賊且助為亂惟丁勝張世雄沈興杜靖毗富道不屈或與賊巷戰與手殺賊將馬良賊黨得志更相賀獨張正忠歎曰若曹不識事體朝廷豈置汝耶王文信獻計慶福曰我僞作重傷提本部軍歸揚州揚守必不疑出縛守以其城獻慶福喜夜飲而遣之詐國綸于途文信將至揚州其徒有亡入城告變者時揚之兵皆在楚知州汪統會同官議鈐轄趙拱曰若不納則文信必曰我歸營何故見拒將借是以魚肉城外之民拱素善文信請說止

其兵而以單騎入候入城而殺之然後撫其兵領徃盱眙分隸張惠范成進戲下統喜遣之迥文信於十里頭置酒相勞苦文信爲裹創狀拱曰忠義及楚州揚州人見忠義暮歸豈不相疑不若暫駐兵城外然後同見知州知州急欲知楚州事也文信不疑聯騎入城坐客次拱先入勸統收戮之統躊躇不敢發劉全知其謀帥甲士突入郡堂厲聲曰王統領奸人提刑不必疑請出受殺統不得已出而犒之劉全以兵翼之出館其家詰旦統未有處拱又請引文信出城與議回屯楚州文信知事泄拱就出劉全亦請從至

天下紛紛豈有如許好將

平山堂文信責拱賣己欲殺之拱曰爾謀如此三城
人命何辜我已存三城人身死無憾然我死汝八百
家老幼在城豈得生耶文信及其衆動色文信劉全
遂還楚州時盱眙總管夏全聞山陽得志亦懷異圖
劉琸厚賂之乃止及文信亂琸懼夏全復動乃使卞
整將兵三千視之使不敢動整以邀文信爲辭引兵
還揚州全因僞言盱眙失守卞整爲亂於是揚州復
震城門晝閉宰相史彌遠懼激他變欲姑事涵忍而
後圖之謀帥莫可以徐晞稷嘗倅楚州守海州得全
歡心晞稷亦勇往乃授淮東制置使令屈意撫全時

慶福以事濟報全全又牒義斌等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金聽我節制義斌得牒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此事皆因我起我必報此讐呼趙邪永曰趙二汝南人正須爾明此事乃斬齎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全自青州至楚城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鬨斬數人請待罪朝廷未之詰趙范時知揚州得制置印于潰卒中以授𢈢稷全遣騎逆𢈢稷𢈢稷入楚州劉全躍馬登郡廳𢈢稷迎之全及門下馬拜庭下𢈢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時青使人僞爲全兵道邳州出漣水奪全田租而伏騎八百

翼且全引二百騎渡淮與闘伏發全敗圍之慶福以兵往援全全出與慶福俱重傷歸楚州丁勝張世雄欲乘全敗舉兵追北軍晞稷止之全後知其謀對晞稷詰之二人不爲屈然懼禍及已晞稷乃潛授世雄勝軍統制教使逃而陽索之北軍追世雄世雄且戰且走得達揚州晞稷初至楚緩急相濟加因趙拱逐朱虎賊尚知畏慶令全還戰馬軍器于制司全惟二退招姚翀及將校飲酒酣全曰制司追我戰馬軍器若何忽有將校曰當時忠義只百十人其他軍皆南軍乘勢將帶若潰將何以還二人曰制司必欲追之

不若有官者棄官無官者歸山東爲百姓一人抵掌
憤然使全反全陽罵之辨以告睎稷全見睎稷求納
官睎稷撫拘之而去自是不復誰何其後至以恩府稱
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軍器府止餘鎗千數
千全復取去全欲戰艦睎稷使擇二艘全移出淮河
使軍習之初楚城之將亂也有吏竊許國書箧二以
獻慶福皆機事慶福賞益箧者五百千未之閱全始
發緘使家僮讀之有廟堂遺國書令圖全者全大怒
又有苟夢玉書即將慶福謀告國者全始惡夢玉反
覆夢玉知之時已被召亟辭全如京全饋餞夢玉如

平時潛殪諸十里之郊復出榜捕害夢玉者全往青州攻東平不克劉全以券易制司錢不如欲復謀亂楊氏出二千緡解之乃止全引兵攻恩州義斌出兵與全鬪全敗義斌以千五百騎追之獲馬二千匹皆揚州强勇軍馬也全遣人求睇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納全降兵兵勢大振進攻眞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致書沿江制置司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拒淮進擄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如此賊者或生擒或斬首惟朝廷所命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截河北盱眙諸將襄陽

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時四總管亦各遣計議官致書乞助討賊趙范亦以爲言不報全貽書制置司誣義斌叛時稷徼達之時朝廷知義斌之功憚全未欲行賞未幾義斌俟命不至拓地而北與元兵戰千內黃之五馬山元兵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且河北山東皆宋民義豈爲他臣屬耶遂死之戲下王義深等復歸全全使人說時青附己餽金五百兩青見義斌死乃附全全自移屯淮陰全招青入城飲折俎銅券二千他餽稱是恩徧麾下時稷宴青全餽折俎如前全將往山東以南軍七百從官犒鐵錢券人

五千錢金觸銅錢三倍許攜南貨免稅於是請行者不已得千人以俱晞稷又以千八百人繼之二年趙范奉祠林珙知揚州全北剽山東南假宋以疑元且仰食于宋會金與元爭大名全得徃來經理元兵攻青州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元築長圍夜布狗砦糧援路絕全遣小校縋城雜樵采者走楚州發援兵終不能支全與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勍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則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止而福行朝廷初以力未能

討故用晞稷調護及傳全被圍稍欲圖賊晞稷畏懦幸全未歸以苟歲月朝廷方謀易帥劉琸久在盱眙雅意建閫又見賊勢稍孤意功名可立使副都統彭忯延眷京師自謂素撫鎮江三萬人足用且得四總管歡心討賊有餘力史彌遠信之忯亦垂涎代琸從臾尤力以琸知楚州忯代知盱眙晞稷不知也晞稷以戶部侍郎召琸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四總管惟以鎮江兵隨時青在淮陰琸怒其移也叛已不召也夏全請從琸素畏全狡亦俾駐盱眙忯自揣資望視琸更淺曰琸之止夏全是欲遺患盱眙也琸猶憚夏

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曷不往赴事會何端坐爲夏全欣然領兵徃入楚城青亦自淮陰復移屯城内琸且駭且恐勢不容却復就二人謀焉時傳全已死禍欲分兵赴援兵少卒不往琸令夏全盛陳兵楚城賊黨震恐楊氏遣人賂夏全求緩師乃止寶慶三年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兎悲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盼全諾楊氏盛飾出逆與按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爲夫子女玉帛干

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即領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
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爲好更與福謀逐
翀矣夏全令賊黨圍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
物時翀精兵尚萬餘窘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
半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太半將校多
死器甲錢粟悉爲賊有翀步至揚州借鎮兵自衛猶
劄揚州造旗幟林琪繳奏于朝聞者大笑夏全旣逐
翀暮歸楊氏楊氏拒之意楊氏反目圖已明日大掠邀盱
貽欲爲亂張惠范成進閉門不得入翱翔淮上惠成
進出兵欲勦之夏全狼狽歸金金人納之是舉也張

正忠不從亂經妻女于庭并已自焚報至中外大恐劉璋自効未幾死初姚琳從賈涉辟楚州推官全喜其附已爲引重當路得改秩全請以通判青州國之死全借琳撫定以誑衆以功入朝三月以琳知楚州兼制置琳辟杜來等爲幕客留母及其子于京師賈稷故事而禮過之楊許琳入城乃入寄治僧寺極意二妾以行至賊東艤舟以治事而入城見楊氏用聯娛之時全在圍一年食馬牛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初軍民數十萬至是餘數千矣全欲降懼衆異議乃焚香向南再拜欲自繼而使其黨救之曰今北歸蒙

古未必非福、全從之、乃約降元、元兵入青州、承制授
全山東行省、慶福在山陽、懷不自安、欲圖福以自贖、
福知之、亦謀去慶福、福僞病、旬餘、諸將問疾、慶福不
往、張甫者素厚慶福、懼福疑已、乃勸慶福往、後慶福
約甫同往、及寢、遂見福臥不解衣、心恐不得已、至床
前見床頭鞘刀、慶福口問疾而手按鞘、惧福先發、福
疑慶福就刀見害、乃欲起拔刀傷慶福、慶福徒手不
支、甫救之、左右群起殺慶福、及甫、甫本金元帥、封高
陽公、全亡河北、甫據雄霸、淸莫河門、信安不下、信安
出白溝、距燕二百里、而阻巨濼、元兵不能涉、甫每潛

師覘伺元將俚岩权屢欲滅甫以取雄覇驍將窩羅虎者歸甫甫納之其後窩羅虎遁去且竊甫千里馬以獻俚岩奴俚岩奴喜待遇益厚嘗會飲燕京之太悲閣窩羅虎醉下樓復乘所獻馬以歸甫追者莫及始服甫之用間焉其後歸全福以慶福頭納欵欵大喜慕客杜表曰慶福首禍一世奸雄今頭落措大手耶飛報于朝遣子恭繼奏捷功之敗儲積掃地綱運不續賊黨藉藉謂福所致福數見辭及僉幕促之皆謝以朝廷撥降永下福曰朝廷若不養忠義則不必建閫開幕如故獨不支忠義錢粮是欲立制閫以困

忠義也福乘衆怒與楊氏謀召翀飲翀至而楊氏不
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翀命召諸幕客以楊氏
命召翀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往杜表胡服至
入字橋福兵腰戮之表南望再拜就斃二妾之入翀
及見之福兵欲害翀其黨救之得免去鬚髯縋城西
夜走徒步歸明州未幾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道帥必
懸莫肯往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以帥
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名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
守視之若羈縻州然賊徒黨塞西門開北門支邑民
田皆以少價抑買之自收賊以贍錢糧不繼如故賊

將國安用閻通歎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生、而劉慶福為不善、愆仇相尋、使我曹無衣食、張林邢德亦謂嘗受宋恩、中遭全間隙、今歸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亦嘗遭全凌辱、且謂我本賈帥帳前人、與彭安撫舉義、不成而歸、五人在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為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福及楊氏以獻、於是衆帥兵趨楊氏家、福出、德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殺一婦人、以為楊氏、函其首、并福首、馳獻于紹雲、紹雲驛送京師、傾朝甚喜、檄彭任强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

州便宜盡戮餘黨未幾傳楊氏故無恙婦人頭乃全次妻劉氏也㐌輕僄毎供四總管弄戲得傚不敢自决力遏惠成進二人即提兵入楚城與㐌等五人歡宴議分北軍爲五使五人分掌之毎軍無過千人二屯南度門一屯平河橋一屯北神鎮城中城西各一在山東人老幼益絶錢糧出淮陰戰艦陳淮岸以斷全歸路請制府及朝廷處之廟議謂青望重惟聽青區畫省檄之下不及惠成進青亦恐禍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遷延不决惠等歸盱眙賊黨復振給雲赴樞密稟議淮東總領岳珂攝制府事惠成進旣歸錢

降金

峭淤壓淮
泆泉如足

粮缺乏容約降金盧鼓槌許之時鎮江軍及滁州虎兒軍在盱眙者尚衆二人紿忙曰南北軍易致激變宜令軍人出入無得帶刃又歎早發虎兒軍折洗忙從之二人每宴忙必徧追皂隸忙皆不悟方感其拒夏全之功轉兩軍官資二人同戲下合辭曰不願得官欲得錢粮惠成進燕忙左右知有謀多不往忙住如平時酒半縛忙忙從者無寸鐵且醉皆就縛即日渡淮輸款以盱眙附盧鼓槌于泗州金兵至開門接之諸軍不戰皆降於是塞南門開北門導淮水以通泗之東西城焉盧鼓槌與惠釋憾連姻金官恩有加

俾專制河南以拒元、自是金人窺淮東益急、朝廷詔
京湖制置司兵萬人屯青平山以備金、全得青報、勸
哭力告元將求南歸、不許、斷一指示歸南必畔、許之、
承制授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而歲獻金幣、全
與元張宣差并通事數人至楚州、服元衣冠、文移紀
甲子、而無號、義深走、全安用殺張林邢德自贖、全邀
青及張國明于淮陰、國明辭疾、青父子同至、全推殺
其子者、郭統制斬之、又收李英等八人下獄云、非朝
廷殺我妻子、吾惟問汝、李英全腹心、狡而客與李平
皆山東胥吏、全之乍逆乍順、二人所教也平又數致

全書至廟堂以覬朝廷青繳所授檄於全曰我素推
尊相公豈肯爲此全亦惡青反覆與登城南樓飲殺
青馳騎往給青妻言青病見與禱禳青妻至盡殺之
遂併青軍擢小校胡義爲將徒其半于漣海紹定元
年全厚募人爲兵不限南北宋軍多亾應之天長民
保聚爲十六砦比歲失業官振之不能繼壯者皆就
募射陽湖浮居數萬家家有兵仗侵掠不可制其豪
周安民王十五長之亦叢結水砦以觀成敗翟朝宗
知揚州權制置全厚賞捕邦永邦永乃變名必勝全
知東南利舟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糴之留其

桅工一以數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菇茷厚募南匠大治戰艦船自淮及海艫相望於是善湘禁桐油菇茷下江嚴甚朝宗市菇木往揚州善湘亦聞于朝請以松木易留之全不得已代以榆板舟成多重滯六月試舟射陽湖善湘恐其乘便擣通泰亟牒海州求通泰入湖之路全使將提兵三萬如海州全及楊氏大閱戰艦于海洋全趨青州爲嚴實邀擊敗走遂奪青崖崮據之全歸海州治舟益急驅諸崮人習水全至楚水全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于元者不缺故外恭順于宋以就錢糧往往留貨輸元宋得少寛北顧

之憂遣餉不輟全繼遊說于朝不若復建山陽制置司全又與金合縱約以賂貽與之金亦遣斬經歷者聘全皆不遂二年四月全以粮少爲詞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欲習海道覘畿甸也全嘗燕張國明等怨曰我乃不忠不孝之人衆曰節使何爲有是言也全曰糜費朝廷錢粮至多乃殺許制置不忠我兄被人殺不能復報不孝二月二十五日竊吾之罪也十一月十三日事誰之罪耶蓋指珙與夏全也今密遣軍掠高郵寶應天長之間知高郵軍造民兵捍禦爲賊所敗御前軍器庫火得縱火者楚州

筆穆椿也全欲銷宋兵備故使椿行且伏姦于外謀
人爲亂以不得入而止於是先朝兵甲盡丧椿脇刑
笑曰事濟矣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
趨海瀕諸將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爲家計且
使朝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爲備且錐反而難遽絕
錢粮乃挾元李宋二宣差恫旋虛喝而使國明達請
朔而元實未嘗資全兵有識李宣差者曰此青州賣
藥人也會召國明稟議全以實玉資其行實從所過
揚言李相公英畧絕倫其射五百步朝廷莫若裂地
王之與增錢粮使當邊境徧傀要津求主其說國明

既見廟堂以百口保全不叛全將閱舟師風不順焚香禱曰使全有天命當反風語畢風反大閱數日會全糴麥舟過鹽城縣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爲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全入城據之知縣陳遇踰城遁公私鹽貨皆沒於全朝宗倉皇遣幹官入鹽城懇全退師又遣吏山陽求楊氏裏言之助皆不答朝宗乃遣卞整領兵扼境全留鄭祥董友守鹽城提兵往楚整與遇麾軍道左擊柝聲諾全言于朝稱遣兵捕盜過鹽城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不免入城安衆乃加全兩鎮節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往諭之

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朝廷爲罷朝宗、謀再用紹雲、紹雲辭以官卑不能制、命通判揚州趙璥夫暫攝事、全造舟益急、至發冢取棺板鐵錢爲釘、鞠熬人脂擣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爲木手、又給璥夫以元爲詞、邀增五千人錢粮、求誓書鐵券、書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卽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聯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唯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聞者太息、王十五附全、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脇周安民等、造浮梁于諭口、以便鹽城來往、又開馬邏港壽河引淮

船入湖爲攻撓水砦計復言於制置司云全復歸三年淮甸寧息雖荷大丞相力主安靖之說深有覆護之恩奈何趙制置岳總管二趙兄弟人自爲政使全難處全欲決定去就視往鹽城存劉若有疾全者疑全者如趙知守之葵便可提兵決戰如能滅全高官重祿任彼取之倘不能滅方表全心吾湘見之甚憤范亦請調兵時彌遠多在告執政無可否舉朝率謂大丞相老於經綸豈不善處獨參知政事鄭清之深憂之密與樞密袁韶尚書范楷議二人所見合清之乃納韶見帝韶歷言全狀帝有憂色清之即以討

全帝意決淸之退以帝意告獮遠彌遠意亦決金字牌進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葵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俱節制軍馬全子才制置司參議官促荊襄淮西諸軍赴援壬子全兵奄至灣頭璥夫恐欲遣副都統丁勝劫關者止之全攻城南門都統趙勝自堡砦提勁弩赴大城注射全稍退全遣劉全奄至堡砦西城下欲奪之以瞰大城先是趙勝屯西城見濠淺每曰設有寇至未圍大城先襲堡砦何可不備燄暑中督軍浚濠人皆苦之翟朝宗亦以爲笑旣浚勝決新塘水注焉及是劉全不能進

勝又浚市河人尤謂不急全至勝開水門納貫舟千餘艘活者數千人粮貨不與焉時朝廷雖下詔討全而猶有內圖職守外用調停之說是日璥夫得彌遠書許增萬五千人粮勸全歸楚州璥夫亟遣劉易即全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紿耶擲書不受惟留省劄璥夫始知全紿已亟發牌印迓趙范癸丑全寨泰州城濠民兵師宗雄武陰通全戒守者無得發矢俟薄城而應之全待距揚州守宋濟恐令縣尉某如全壘全以增粮省檄示之尉復出獻錢二百萬以降乙卯雄武開門導全濟師僚吏出迎全

入坐郡治濟發帑出所獻錢全曰獻者獻汝私藏耶若泰州府庫則我固有何假汝獻爲乃舍濟僉判廳入郡堂盡收子女貨帑庚申全聞范葵旣入曰今惟有徑擣揚州耳甲子全配兵守泰州悉出衆宜陵丙寅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馬駐平山堂伺三城機便戊辰張璉等以天長制勇三軍至阻全不得前遣人請援范葵親出堡塞西門列陳待之全不敢動璉等乃入城庚午全晨率步騎五千餘攻堡塞西門趙勝出兵戰不利范葵以兵益之全兵亦增葵擊却之辛未賊引兵三萬沿州城東向西門

李虎趙必勝張璉力戰自巳至申全乃沿東門以歸襄兵萬人至眞州上堨不設備魚貫而行全哨馬師擊之爲數截殲者五千淮西援兵至亦遇金將力戰城中俱不知也襄兵敗全兇焰益振務曰我不要淮上州縣渡江浮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甲戌復引輕騎犯州城南門且欲破堰泄濠水統制陳達率勁弩射之范葵出軍迎擊乃去是日余玠等距淮安十里焚全砦柵全將劉全出戰玠軍不利退屯寶應全志吞三城而兵務不得傅城下宗雄武獻全計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爲繼皆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

自田乙亥全悉衆及驅鄉農合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所類援俱絕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刦砦舉火爲期夜生縱兵衝擊殲賊甚衆自是賊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戊寅全張蓋奉樂平山堂旂置築圍指揮閑暇范葵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率將士出堡砦西全分路鏖戰庚辰范出師大戰玠等破全將于都倉獲粮船數十艘甲申葵出戰賊大敗四年正月辛卯全兵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城東門擒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是月玠破全將鄭祥獲粮百艘乙未李虎出南門楊義出東門

王鑑出西門、崔禰出北門、各徑抵賊圍、開土城數處、范葵提兵策應、全步騎數千出戰、諸軍奮擊、俘馘甚衆、夜賊復合所開城丁西、趙勝立橋堡砦于北門、賊步騎分道來戰、勝擊退之、范陣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門、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逾濠、側虎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葵揮步騎夾浮橋吊橋並出、爲三迭陣以待之、自巳至未、賊與大戰、別遣虎必勝義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帥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用范所置長槍、果大捷、賊敗走、翼日全遣步卒三百

餘、向城西門乍進乍退、以誘楊州兵、復驅壯丁增濠
砲塔鹿角、范葵遣騎將出夾城東西掩制之、覘州
城西門分三道以進、賊望風潰、乃募勇力齎薪砲焚
其樓櫓十餘、賊自平山堂麾騎下救、道遇騎軍而歸、
始全反計雖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皆從逆、邉閫
好進喜事者、欲挾賊爲重、或陰贊之、謂朝廷愈畏、則
錢粮愈增、又許身任調停之責、故全兵將舉而張國
明先召全之託詞陳遐棄城及歸遁三趙圖巳盖成
謀也、及三趙用宋師集諸閫削全官爵、罷支錢粮攻
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自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

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惟之時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姑示整暇全見之亦往海陵藏妓女張燈平山堂矯情自肆是晚燕元宜差宣差激全曰相公服飾器用多南方物乃心終在南耳全乃恥諸勑朝服南向歷述平生梗槩再拜稱服焚之歎曰國明誤我淚下如雨拭淚就坐強歡有胸山了道士者老矣全迎致之初見全即歎曰我輩債合在此償耶占事多驗尊爲軍師及見全焚誥命謂人曰相公死明日矣人問之曰朝廷以安撫提刑討逆然而逆者節度使也豈有安撫提刑能擒節度使哉誥勑既焚則一賊爾盜

團安撫提刑所得捕不必何爲入見全曰相公明且出帳門必死全怒以爲厭已斬之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出皆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壬寅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堡卒候卒識其擔垂雙拂爲號以報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北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宜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城即鬭而前亦不知其爲全也范麾軍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

巳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千騎北走葵來諸將以制勇尋淮軍感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陷淖不能拔制勇軍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曰無殺我我乃頭目先是令諸陣上衆獲頭目無得爭以爲獻故群卒劈其尸而分其數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類非卒伍俱不暇問甲辰賊軍全椒人周海請降報全已殺餘黨議潰去未幾國安用歎恨飲泣初議推一人爲首以竟其進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楊氏主之范夜上捷書制置司議翼日追賊乙巳早安用引五百騎徑南門趨灣頭

范葵射之賊呼曰爾襄陽援兵已敗走汝知之乎城中應曰汝李全已爲戮汝何不降賊不應諸將欲追賊范懼有伏兵先分兵燒圍城樓櫓夜半火光燭天命東南諸門皆出兵范葵繼提精兵進四鼓賊大潰丙午黎明葵追及賊于灣頭一戰又破之俘斬及奪回輜畜蔽野別將追至大儀不及葵使人瘞觀塘骸骨得左掌無一指蓋全支解也先是全乞靈茅司徒廟無應全怒斷神像左臂武夢神告曰全傷我全死亦當如我至是果然揚州平善湘以露布上帝驚喜太后舉手加額國明輩懼禍及己唱論云全未死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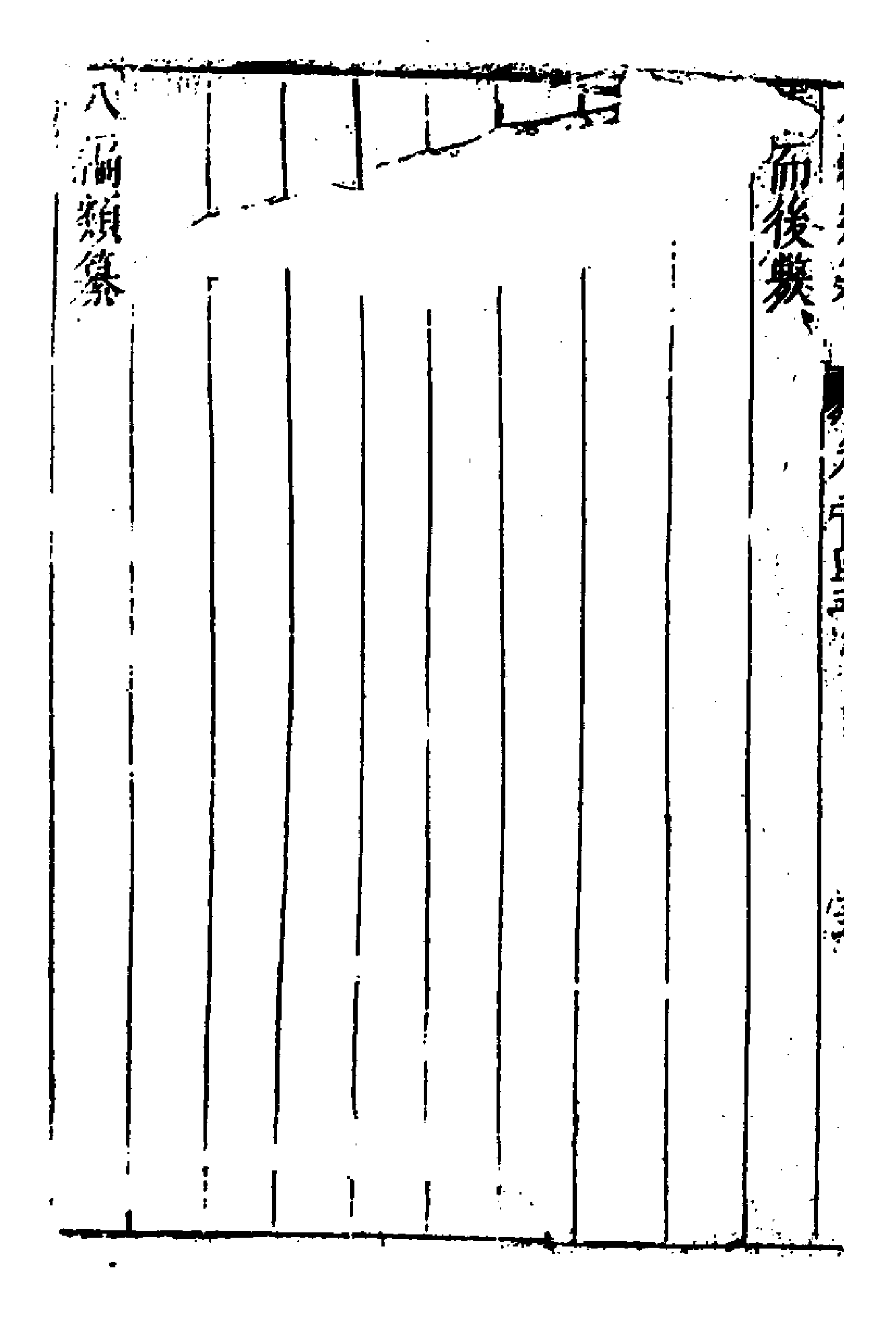
有資遊士吳大理等助禍之及泰州凱奏繼上浮言
始定朝中皆擬隨表入賀彌遠以小寇就平謝止之
善湘來犒師部所獲賊酋二十人獻俘于朝且定奇
功二十有九人及其餘促行賞禡祭有梟鳴于牙占
之吉別遣仝子才將藹五千人與余玠犄角取鹽城
步騎十萬發揚州留勝權守盐城賊董友王海以兵
圍卞整砦玠擊卻之遣總轄沈亮率多槳船及民船
四百人射陽湖擊賊于諭口亮破賊于翟淵范葵分
兵進至平河橋剿賊甚多玠整敗賊將于岡斬首千
級又敗賊千十里亭賊兵爭門墜壕如蟻庚申別將

破賊砦于壽河援農民脇從者萬家范葵追諸軍薄淮安城下賊大敗死者萬餘焚二千家城中哭聲振天子才自他道進攻賊將董友拒之大戰于港口敗之舟師過澮水戰勝逹淮安五月朔天大霧官兵攻上城賊守者尚臥倉皇起鬬官軍亙踏肩為梯前者或墜後者繼至自丑至未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級生擒數百人兵士有故隷楚州左右軍者家屬數為賊虐至是洩憤無老幼皆殺之燒砦柵萬餘家腥焰蔽天餘寇爭橋入大城重濠皆滿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木柵夷五城餘址賊始懼子才率趙必

勝王旻軍多砦西門道遇賊大戰至夜不解子才爲
欽陳左右殺乃勝楊氏諭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
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撑拄不行汝等未降者
以我在故爾殺我而降汝必不恐若不圖我人誰納
降今我欲歸老漣水汝等宜告朝廷本欲圖我來降
爲我所降已畢之過淮矣以此請降可乎衆曰諾畢
日楊氏絕淮而去賊黨即遣僞計議馮垍潛于楚于
軍門范等密聞于朝朝論不可范曰若明諭朝旨是
堅賊志不如陽許以誤之我自爲必討之計乃遣范
用吉入城諭賊曰朝廷已許納降但令安撫交過北

軍衍德等遣潞于隨用吉報謝許獻玉帶犒軍黃金四千兩范曰我欲赦賊賊更來款我乎歸鄭衍德等自知降亦不免始送款于金至是金遣使以其京東元帥牒來言曰此賊不降能爲兩國患請與大國夾攻之各勿受降范惟其來無故而難於陰絶遣使報之不從其請六月大戰于河西三砦城大敗楊氏歸漣水賊先遣妻孥過淮軍爭欲往斬之不能禁反有悲殺頭目者復大戰淮安遂平議乘勝復淮陰兵未行淮陰降金遂得探報云宋師遲一宿攻城淮安亦爲金有矣於是全所據州悉平楊氏竄歸山東又數

而後數、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六

右編

盜類

逆惡

晉人殺厲公邊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

令郡國之父盜賊如殺之子弟如殺父兄

南巢紂踣於京厲流於彘幽滅於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爲焉

里革論晉人殺厲公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出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殺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孝敬忠

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

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冐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敎也曰納於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季文子論莒僕殺紀公

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渠能定中國耶
華人爲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脅制偷合
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
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
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
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
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
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
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踰年而弊我常
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

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必河南諸將手 李泌破賊期對

盜賊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

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早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糺也問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臧武仲論詰盜

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

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張敞請自治渤海膠東盜賊）

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阮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膽四方動搖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

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亾。南出武關。北徙壺谷。冰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鬬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劉陶盜賊疏

隋大業年中。劉元進起餘杭。朱燮管崇起吳。各擁數十萬。寇江浙諸州。朱粲起譙郡。擁兵數十萬寇。宏起鄱陽。蕭銑起羅縣。各衆數萬。攻陷諸郡。唐咸通年中。桂林戍卒五百人。殺其將。以判官龐勛爲都頭。剽掠

湘潭後陷徐宿等州、又乾符年中海賊王郢江賊柳彥章各聚徒數萬餘、光化年中魯景仁起連州黄岫起桂陽沈行收起邵陽各擁兵萬餘攻本郡邑殺戮守長其甚盛者則江西鍾傳廣南劉隱湖南馬殷福建王潮皆割據焉臣謂東南九道負山阻水爲寇者足以倔強故自古爲寇淵藪臣欲乞於九道中擇要害約十餘郡。如泗楊昇吉潭荆桂廣福杭越之類按地理相去均者。於本處募兵。大郡五千。小郡三二千。以多補少。不過四五萬人。以東南百三十郡之富。豈不能贍養哉。訓爲精兵。勿復差役。每郡置二督護專

領之。每道別置一都護經略之。九道又置一總管者居中以節制之。如此則欲爲寇者知朝廷有備。豈不顧憚耶。設有盜起。則發兵有所。濟師有地。乘其未盛熾而撲滅之。不爲難矣。況山東自古尤多寇盜。隋大業年中韓進甄寶起濟北。張金稱起清河。竇建德格謙孫宣雅起渤海。孟襄杜伏威起齊郡。各擁衆十餘萬人劫掠諸郡。唐乾符中王仙芝起濮州。聚衆亦十餘萬。轉攻河南十五郡。以至黄巢起兖朐。擁衆百萬。陷覆兩京。然觀其初起草莽。蓋亦甚微。當時制禦失策。遂至滋蔓。今亦乞擇要害數郡。募兵立帥。如東

南之制則可無虞矣富弼乞東南募兵防寇盜

乞批下於此一路中擇三兩處臣僚可委者密令多方採訪如知姓名居處作草澤遺逸以禮呼召薦于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則奸謀不能成矣或得稍優者量加異待則徒黨聞之未必不冀望而出因而收拾或可略盡富弼乞採訪京東狂譎之士

臣又思京西諸州長吏皆非其人如襄鄧唐汝均房金商安郢等十餘州盡是賊盜見今往來之處長吏尤須得人伏乞先選轉運兩人徑令往彼體量諸州長吏不才及贓濫老病者急罷之便令於轄下通判

或知縣中保舉權充知州如不足則朝廷下審官院選差人填補知州得人則就令選郡內知縣縣令皆前漢宣帝時渤海郡盜起帝選能治之人丞相舉龔遂遂至郡盜賊悉平後漢安帝時朝歌縣盜賊屯聚連年未獲乃以虞詡爲朝歌長賊遂駭散此是兩漢時一郡一縣有賊只得龔遂虞詡兩人爲守宰自然破滅之驗也古者亂離無世不有然而傾亡至速者亦各不下三五十年唯唐室之後凡更五代十二帝共只得五十四年其故何哉蓋是都城在四戰之地並無險固四方有變直到城下略無障礙之所致也

肯公在仁宗之朝已預知此

今則西戎已叛、屢喪邊兵、北虜愈強、且增歲幣、國用殫竭、民力空虛、徭役日繁、賦斂日重、官吏猥濫、不思澄汰、人民疾苦、未嘗省察、百姓無告、朝廷不與爲主、不使叛而爲寇、復何爲哉、朝政不舉、都城無依、五代事迹、已復萌露、富弼論西邊用兵盜賊事務

今若朝廷明降勑文、預言偷盜斛斗、因而盜用者、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爲盜也、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賊盜、猶恐春冬之交、饑民嘯聚不可禁禦、又況降勑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伏望收還此勑

嚴責京東京西轉運司及州縣應災傷之處多方擘畫斛斗救濟饑民若有一人敢劫奪人斛斗者立加擒捕依法施行（司馬光論京東京西災傷之處擒捕盜賊）

今如曹州王得賢不能禁盜賊致成徒黨知濮州戚舜元年衰老素無才術雖此二州為賊所聚臣今欲乞先於曹濮專責知州通判且令條陳方略更明賞罰許其規畫悉就討捕督以近限約以重劾如其逗遛無所建明即下有司責以無狀別委輔臣舉用才吏京東應諸旁郡悉可依此更張且須成績乃議酬擢（趙鼎論京東盜賊）

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亾、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及移守徐州、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從、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

高十仭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檑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絶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

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巳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

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礦伐炭多饑寒亾命強力驚恐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才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却刃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

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

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往反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服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為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有此可以華貸錢）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

博比朞年士皆飽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走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它則魚鱉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

吏牙校而胥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閥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

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

臣竊嘗爲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爲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

伍庸才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皆公然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輩於是盡籍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之於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之人羨慕向進革其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穎皆庸人無遠慮以為河北既平天下無事克融輩久留京師終不録用饑寒無告怨忿思亂會張弘靖赴鎮遂遣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令陛下鑒唐室既往之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西職司

及徐沂兗單維容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奬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諸朝所獲盜賊量輕重覊賞若獲眞盜大姦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刼賊即累其人數覊以一官使此輩歆豔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扳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才皆爲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毎州捜羅得一二十人。即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歷觀自古奇偉之士如周處戴淵之流皆

出於羣盜改惡修善不害爲賢而況以捉賊出身有
何不可往者徐寇之擾贛所以易擒者在於守而不
能出方寇之擾嚴所以不長者在於出而不能守使
二郡不幸有警而又有豪傑深謀遠慮者爲之畫彼
其鑒齊寇之失必不肯守鑒方寇之失必不肯出若
是則非可以卒制也

蘇軾論京東盜賊

八編類纂